眞珠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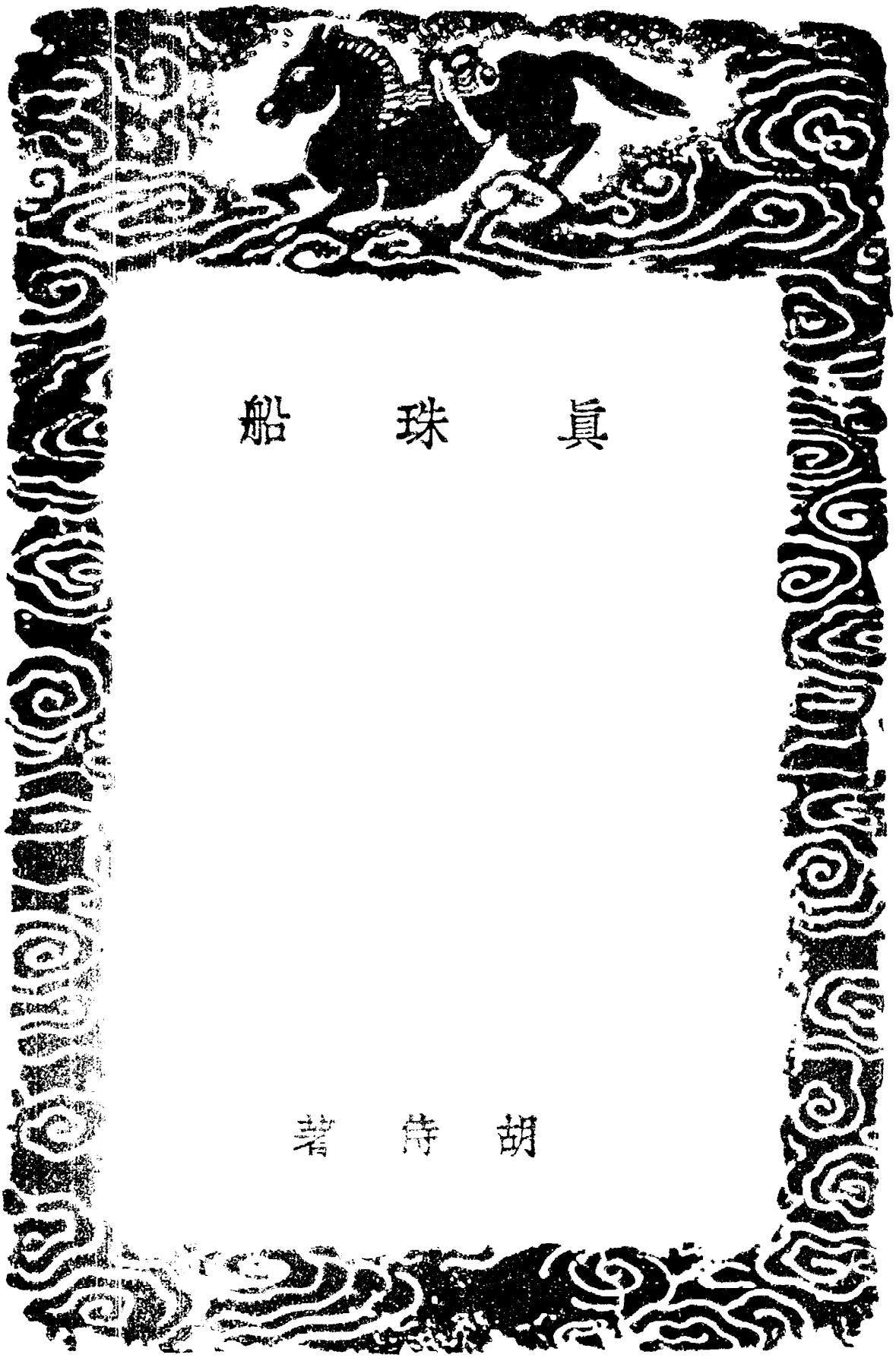
簣齋雜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眞珠船

胡侍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眞珠船序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卷有得及他値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擘月撷。間參獨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謚曰眞珠船。雖非探之龍頷。頗均剖之蜂腹。槩於博弈。良已勤矣。顧井見不廣。疵類實繁。魚目混陳。貽笑蜑子。採而擇之。尙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蒙谿山人胡侍自序

眞珠船目錄

卷一

說築傅巖　涇屬渭汭　四岳

牛蠶　年號犯古　奉承御史

陰譴　掘塹　隴上異獸

有又　葵　告訐

覆水不收　蔡邕有後　公主翁主

削城角

卷二

鶴尾　雙頭蓮　誌銘

地理　墳碑之制　商賈之服

鐘室草　側室死節　浮梁二令

武職不守喪　苦蕒之異　漕河

外國人進士　正學祠　茄蓮

二老奇遇
趙高之詐
賭博
撲朔
卷三
斷竹歌
簫
罰飲
蛙給廉
福堂
臨刑飲酒
軒渠
唐文粹
沈存中論星月
卷四
性與天道
五父之衢
秦聲
關中無舊族
南北首
磬
知醫
離合體
漁父瀨女
事機難測
側厚
文選
精爲星
警枕
隸書
兩造
北曲
琴
君苗
越絕書
死生冥定
子晉劉安
讀書法
感孕之異

合口音
戒石銘
齊氣
含銜音義
僞學
黃金
宋僉事女
卷五
戰車戰船
幕姑
盧坦之言
喬文惠上梁文
稷
歹另
廁牖
蒸字韻
權臣官銜
齊民
親王公主禮
巨人
行藥
房庶論樂
刹
東薔
夫妻義絕
汎濫追呼
梁
巳字三音
粉羹
元曲
讖緯書名
障泥
馮夷
龍九子
博學
董賈
甜酒
滕茂實
黍
秫
詩人幸不幸
爐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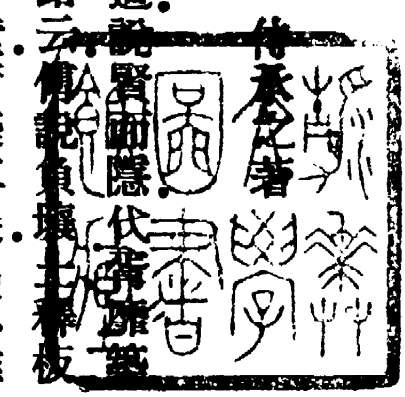
毗狸
盛允高謫官
卷六
梁顥
殷浩語
幼慧
精舍
翰林知縣
腋氣
竹實竹鼲
領巾
卷七
裝潢
堯舜禹湯非諡
日月蝕
二王公不私
無字碑
纔巴
謝小娥
酒禁
破頭話
大臣處林下
黃州傳奇
古木不宜伐
統萬城
臨摹硬黃響榻
馬踐楊妃
黃金臺
王忠肅娶妾事
西瓜
吏道膴仕
空桑
臥視書
太子廟
稱閣人字
薦福牛頭
女化男
懷遠鎮
水晶鹽
顧姑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陶淵明用古詩
鷄鳴度關
荒鷄
天地之中
皋比
秦皇隋煬武后
漢書疎略
雙
倉頡
卷八
居庸關
龍涎
寡敵衆
二烈婦詩
曹狀元
婦人行狀
不死酒藥
夜短
天祿辟邪
白水
左祖
上元張燈
雍門
氈根
韓靳王夫人
日南斗北
崆峒
閔子騫贊
張浚傳
蟬不翼鳴
天府陸海
胡顏
烏鵲塡河
首虜
折象
致仕半祿
七言詩始
禁苑魚獸食
西翰林
五曲江
蒼雅

蒲輪　奇器不傳
許賽　京官騎驢
秦卦

眞珠船卷之一

咸寧 胡侍孫父著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作版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壤土而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胥靡。墨子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王子年拾遺云。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岩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傅說去之從也。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鄒季友尚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

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曰抄云。古注謂水內爲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嬀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而未覩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之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日覲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爲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日覲。則非旣專指一人。而俾乂洪水及巽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況言下卽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牛蠶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鼎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牛死。卽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于闐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顧獨何幸也。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號乾德。既而聞竇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發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然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賢及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速吉八。亦並稱之。正德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廉。及夏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以僭僞之稱。不足算乎。抑偶未之考也。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某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曰。此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某布政侍坐。輒起拱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對曰。大人說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爲之啟齒。左右無不匿笑。

陰譴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惙惙。輒匍匐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絏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羣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頤貴入。已而陛陛。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獰鬼。捽貴下陛。蓋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悚。捫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即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墀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鉤鉤其家長脊觔。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

門。則某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小事煩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也。言訖。啜泣殷勤揖貴。令亟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鄭優閭門皆疫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殷富及邑人賀郡丞說。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瓊謂古亦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漸。亦作塹。秦紀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漸河旁。漢高紀深漸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相如傳隤牆填塹。陳湯傳穿塹。趙充國傳漸壘木樵。潘岳馬汧督誄。剔以長塹。劉良註。剔、掘也。梁書韋叡傳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隴上異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閫外乏材。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獯鬻。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云。又秦嗣王。而字書解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

三載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日而又七日也。後漢鴻臚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韓愈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日。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謂之初。何又之有。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故漢衞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射書。止云九月一日。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者。義殊不通。

葵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蘬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蕑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蔨葵蘜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餦鮓。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爲假色。俗呼爲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挼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

爲狗所齧。作瘡則不瘥。有龍葵。木草唐本註云。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掇去汁食之。食醫心鏡云。龍葵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蒐葵。爾雅曰。蒉蒐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汙。啖之滑。廣志云。兎葵瀹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爲動搖春風者也。有荊葵。一名芘芣。爾雅曰。芘蚳虸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有錢葵。叢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鳧葵。馬融傳曰。桂荏鳧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者捉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朗父諱純。遂呼蓴菜爲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之葵。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玉風賦云。烹露葵之羹。曹植七啟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不指蓴菜。有楚葵。卽水中芹菜。有澤葵。卽莓苔。鮑昭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接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重之。故豳風七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顒答王儉云。綠葵紫蓼。荊楚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藿之

娄意將訪諸老圃。廣藝茲品。以當梁肉。

告訐

訐以爲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勑諸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眞西山帥長沙。咨目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己輒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無理。黃東發引放訴訟榜云。不干己事不受。胡太初晝簾緒論云。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茲皆得孔子遺意。吳張俶以多所詣白爲孫皓寵任。乃表置彈射三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後俶姦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裴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杖死獄中。唐來俊臣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至誣狄仁傑以謀反。後伏誅。仇家爭噉其肉。敬羽爲御史。暴忍。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皆訐屯曰。不及推死矣。宋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披治。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勑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干己詞訟。不行親赍奏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己事。誣

親賚亦所不准。又云。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重事。許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併一應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驀越奏告者。俱問罪。遞回所司聽理。若將不干己事。混合開款奏告者。法司參詳。止將干己事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己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可見不係叛逆機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糧。不係在官者。併他不干己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己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不係干己事。別無冤枉。併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衞者。俱發邊衞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爲民。可見訐告不干己之罪。視干己爲重。觀於三例。則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小人。專伺察人陰私。萋菲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嚇財。或綠睚眦之忿。泛引滔天之釁。而憯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天刑。不考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獎與姦刁。資爲囊橐。略其干己之故。翻窮蔓及之詞。至或延饑廉直不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閨閤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枯骼。淫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辱已莫浣。爲費已不貲矣。虐政一彰。刁吠九起。訟牒猥積。獄繫滋繁。冤號之聲。徹於昊蒼。鬱抑之氣。塞於里巷。茲淳風所以不復。災沴所以不明也。噫。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取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

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不收。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尙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尙。非也。

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苻堅傳。初石虎末。淸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尙書郎。自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卽今邠州。其城尙缺西南角。然則俗說亦有由也。甯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眞珠船卷之二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卽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慕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爲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幷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卽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時日以規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略曰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廷秀與李侍講書略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後略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人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略曰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遇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豈藉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數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惑。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墻。六品以下無圍墻。親王享堂七間。郡主五間。一品至三品。俱三間。非勑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荷堅制。金銀錦繡。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

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爲商賈。亦不許穿紬紗。今農民絺褐不蔽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爲襦袴矣。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台州志。王貞婦爲元兵所劫。至嵊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卽墳起如始書。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火。益顯。至今如初。夫義烈之人。賁憤強歿。英氣遏抑。宜其血亦異常。鐘室之草。不足怪也。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應祥卒。側室劉氏。京師人。年才二十餘。縊死棺側。西安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上聞。余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妾周氏守節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御史許顒眞定高邑人。病卒。二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爲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江西甯州人。永樂初卒。妾金陵周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閨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樂平喬侍郎毅卒。側室高氏。縊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搆祠祀之。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一年。旌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甯卒。側室丁氏。縊於公之寢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六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以

不之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遂得錫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奬義烈以立世教。初不可以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儕於一妓。可勝恨哉。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宣。亦知浮梁。以忿載邑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致之臬司。贓貨狼籍。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其贓。祿職爲民。歸鄉暴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盜賊犬豕然。似難以訓。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犬豕。而又賄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武職不守喪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職非身出塞。奈何獨否。岳武穆當獵狐孔棘。國家倚重。丁母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裏武職。任同散僚。既非孔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慟所天。領官如故。敗教喪義。關係非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僵屍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鉅喪。從非戎事。而衣錦揚揚。衰絰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苦賈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鶴樓。民家圃內有苦賈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吳歸

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黃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黃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鄜縣民王上賓家有苦黃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皆足爲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若黃卽苦苣

漕河

成化元年西安守靑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滻水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漕河按漢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唐大曆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熹門入苑以運南山薪炭十道志漕水卽沉水也是則漕河卽古之漕渠漕水歲久湮塞余公不過因其故道而爲之雖狹不容舫然猶得蒙故號漕字有二音一財勞切一在到切財勞切者衞邑名詩思須與漕野處漕邑士國城漕是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通輸曰漕漢書蕭何傳轉漕關中張良傳河渭漕輓是也漕河之漕旣以轉輸爲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爲是今人多不知漕有在到之音遂誤讀漕運之漕爲財勞切漕河之漕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卽漕字却妄意書作淖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進士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濤高麗延安縣人景泰五年甲戌科黎庸交阯淸威縣人阮勤交阯多翼縣人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阯慈山縣人何廣交阯扶甯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阯□□縣人阮勤仕侍郎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橫渠呂藍田蕭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嘗簿於鄠。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爲明道師。程伊川爲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既專爲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黃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冕。秦祖穰駟赤燕伋石作蜀。並孔門之高弟。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爲闕典。若明道自鄠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爲無謂。皆宜祧去。

茄蓮

今涼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菩薩兒註云。是菩薩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卽其物。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有十六歲。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蠲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衙衙。享年百有十歲。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按察副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未聞。

性與天道

黃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安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溫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蔡中郎有警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潁杖琴瑟戈。註云。潁警枕也。謂之潁者。潁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爲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父之衢。韓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之。皆其處也。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緊以凡通衢爲五父之衢者。非是。

隸書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家說。程迥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藁鍾隸。蕭子雲啟云。論草篆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得逸少。任玠

五體序云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日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則今之眞書卽是隸書無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爲隸書聞稱眞書爲隸者翻共訾笑是以俗有眞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用示蒙學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刼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蒲博開櫃房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寖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蒞官視此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八九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一等二等者俱問罪枷號而此輩略不衰止無亦法不足懲而又蒞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楚。豈無能秦聲哉。蘭相如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李斯上書秦始皇曰。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秘康聲無哀樂論。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石崇思歸引。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受被告之訴者。其亦偏矣。

撲朔

蘇東坡遊徑山詩。寒窗暖足來朴握。注兎也。古樂府木蘭辭。雄兎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孫堅入城。惆悵流涕。晉書。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又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幷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又慕容冲僭號。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溫趨長安。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又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

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大統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有七八。唐黃巢入長安。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家。巢復入。怒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謂之洗城。又秦宗權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穽爲荊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緣荊郢。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烟。又天復四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于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窩闊台遨鳳翔行省平章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此地之民。可哀也哉。漢光武建始二年。赤眉燒長安宮室。恣殺掠。城中無復人行。

眞珠船卷之三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刻木爲矢。蓋斷竹之歌。卽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南北音

周官。韎鞮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鼙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嗣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爲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善

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眞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簫

簫有簅簫。笑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籟簫。短簫。燕樂簫。清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龜茲簫。無底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篴。一名簫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卽此物也。洪容齋極博洽。乃云尺八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甯中。張毅家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爲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鈞處。見玉尺八。溫栗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鞮笙磬。頌磬。歌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爲銅磬。南齊易更鼓爲鐵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頌琴十三絃。形象箏。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筋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奚琴亦二絃。出胡中奚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禮記檀弓。杜蕢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僎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敍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灑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襞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酉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

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乂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亟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汪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盍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兌。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鳥字。）虯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

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魏伯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合魏字。化形爲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合伯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合陽字。越絕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合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合康字。又云。以口爲姓。丞之以天。合吳字。蘇子瞻離合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頹。合硯字。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合蓋字。又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書錄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敍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敘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及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卽吳平之字。越紐或越絕之譌也。

福堂

余向繫錦衣獄。覩壁上有大書福堂字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億至。謂是渠舊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有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因知出處。

漁父瀨女

吳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綿女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援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母。亦以其女之故。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死生冥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起於郡署。令作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值建炎胡暴。施榮伏叢屍間。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爲虜也。俄浮水過。審爲鬼神。須臾悉集其所。官人踞牀坐。吏從旁持簿指姓名。呼屍。輒起應。迨呼盡。獨己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冥行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皤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十月。遭此橫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濿於河。既畢。登路傍。解裹首帛拭之。指顧之次。爲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適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有子。此天賜我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幕潰。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

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王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閘陣中。右四事大略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冥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辯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即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礉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幷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倜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鼎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既衰藩鎭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禍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甯惟是楊堅以巧詐簒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頤業固磐石夫何福不盈背而殺身之賊卽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寶祚傾絕二公之引猶爲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愼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爲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爲之說

軒渠

呂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蔪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韻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犁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卽武林舊事所

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徧。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徧。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唐文料

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徧載。由是知姚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亦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繆加抨議。足見不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興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茶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集爲廣文選八十二卷。可謂甚富。但眞贋雜陳。工拙

並列。雋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汲冢周書。左傳國語。鬻管莊列。亢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所謂以立意爲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入。乃者晉江陳侍御薰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延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甯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胎衃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迸。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五星甯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是以五星得而犯之。若夫飛流奔迸者。乃所謂飛星流星。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月行遇水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達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鄭興上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温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傳說一星。神仙傳曰。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生無歲星。諸星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眞珠船卷之四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豏。去聲沁勘豔陷。入聲緝合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合口音。其論殊偏。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眞之類是也。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吳才老韻補。謂蒸與眞通。余未考。

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入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爲守令警。至今尚然。余郎刑曹時。同僚蜀人張蜀望云。適過牛肉衚衕。見張榜。申禁屠牛。而鼓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笑也。余謂今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嘗不介念。此輩又奚足怪。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奎章國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官政院事。也可千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斡羅思扈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衞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官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鎭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右二奸檀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薰灼。猶可想見。然適足爲無

窮唾罵之資耳。

識緯書名

識緯書名。余嘗載之野談。而遺易元命包萌氣樞書。刑德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謚記河圖皇參持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錄運法闓苞受帝覽嬉祕徵篇。論語摘衰聖陰嬉讖。計尙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猗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滕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淳注。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檄蜀文云。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萌。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陸機辨亡論。齊民免干戈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不殊。有以爲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弇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闕有弇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有熊羆皮爲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之句。又韓反治王睦病死。以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愈。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含銜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嗛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舍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含怒。王褒傳。羹藜含糗。漢官儀。含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含英咀華。皆是此義。銜。戶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鍼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春秋合誠圖。鳳皇銜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銜璧。韓子。鳥有周周。銜羽而飲。淮南子。鴈銜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傳。上怒。銜之。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一槩稱用。以銜枚爲含枚。以銜之爲含之者誤也。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公主下嫁。拜謁祠堂畢。合巹。與駙馬東西相向。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淸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驀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楊雄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卽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僞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輒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爲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右覩二說。乃知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王近向余說。尙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佻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甯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

河渭泛溢蒲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尺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王子年拾遺宛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拏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誣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坐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屭贔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册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

也。眦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蠆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麑如貙貓。食虎豹。郭璞注。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頰耏。尾端毛大如斗。讀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猞狨。字林云。狨。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狨侯。狨。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曰善。詩。宜狨宜獄。今文作岸。楊子。猞狨使人多禮。上林賦。蠼蜒貙狨。埤雅。狨善守。韻會。獄曰狨。或作狨。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狨。扈屭。一作蠯。一作贔。一作眉韻會。壯大貌。又蠬也。一曰雌蠬爲贔。廣韻。壯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贔屭。吳都賦。巨鼇贔屭。蚩吻。當作鴟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鯀沈羽淵。化爲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鴟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霸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衞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

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爲后。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臧府尚方。處處各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金。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枚舉。麋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行。棄之於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戧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蹙金。蒙金掐金。鍍金流金。滲金滅金。描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故常建有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爲樂者。乃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唐耿湋詩。流水知行藥。于良史詩。行藥至西城。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子。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

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云博學之又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張衡傳云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學之貴博也尙矣程明道乃謂謝顯道云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玷也

宋僉事女

江西按察僉事宋儒甯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巹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應聲云香消覺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臨絕力疾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於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房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遠大略云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爲箏笛土塤也變而爲甌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鐘編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夷部鹵部爲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更以榻椅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椅而復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滔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眞珠船卷之五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也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趍。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幾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服。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荊江淮浙和顧。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

深至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潞水集。容齋四筆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尚艱。車豈易行。黃河兩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駐刹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豈如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卽幡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煩而寡要。豈不爲西京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

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摹姑

小兒無辜疳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接之轉動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雌烏落羽所汚。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衣。聖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瘦。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爲難治。韻會云。摹姑。小兒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十月始熟。子虛賦。東牆雕胡。註東牆實可食。廣志。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幷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一物。東牆訛爲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薤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

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爲警切貪黷之子。尙諦思之。

夫妻義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既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拏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況白氏之父。既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卽係屍親。讎不共天。伉儷義絕。若復痺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卽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墓在鴈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訛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衮。而子孫淪喪。況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閣椓之徒。子孫既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掊。孳孳靡輟。不知爲誰作牛馬也。

汎濫追呼

眞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初書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二說曲盡其事。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爾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謂之糜子。黏者謂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秫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秠。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稃二米者也。

稷

余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琇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余謂稷卽粟米。不須疑本草誤也。

粱

爾雅。蘘赤苗。注今之赤粱粟。芑白苗。注今之白粱粟。皆好穀。詩詁。粱似粟而大。本草圖經。粱米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也。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最多。功用無別。粱今燕代間謂之粱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麻粱。一曰鶉鴿彈。

秫

爾雅。衆秫。注謂黏粟也。說文。秫。稷之黏者也。氾勝之書。粱是秫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秫。北人謂秫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草子固請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而本草別出秫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肉。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𣦵。另作咼。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剮。

已字三音

己。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包容。象人腹圜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己。注戊言茂。己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己。一音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訖也。增韻。又語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形。象形。律歷志。已藏於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已字。今俗以有鉤挑者爲終已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蓋未之義也。按史記。巳者。陽氣之已盡也。博雅云。巳吕也。釋名。巳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已。古亦讀如已矣之已也。右韻會之說如此。今耳學之徒。乃猶妄生分別。因詳述以示。

詩人幸不幸

張祜以詩薦於朝。元稹對穆宗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爲。若獎激太過。恐變風教。由是寂寞而歸。薛逢爲尚書。郎出爲巴州刺史。楊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王鐸爲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遂不見齒。常州張景修爲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秩滿。神宗已升遐。本朝楊少師士奇在閣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述。即令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轉四川左參政。夫均爲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掇蜂不悛。自飴辛螫。非不幸也。

廁牏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帬廁牏。身澣洒。蘇林云。牏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顏師古云。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余按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爲是。且詳廁牏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

粉羹

今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太祖內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從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舂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挼令相雜。塡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

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酣出者欲而不美。詳其法。卽今所謂咂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甁罌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嗡之。故名。今云爐。當是筆誤。酣。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毗狸

渾水燕談。契丹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浮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鼎。則立糜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丹。有密賜十貔貍之句。沈存中云。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爲珍膳。味如豘子而肥。齊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卽一物。亦竹鼠獾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卽今西北邊所謂塔剌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飲膳正要。塔剌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煮食之宜人。生山後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

二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睦。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

國朝王忠肅公翺。爲吏部尚書。仲孫曦。已蔭監生。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

蔽之。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列卷火之。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穀在翰林。屬其子鄙於考試官。以合格聞。秦檜柄國。子熹孫塤。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甯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翺。爲都憲時。張夫人密爲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卽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尚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卽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竧。遂留養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惑。張夫人之不妬。妾之貞一。竧之高誼。咸可紀也。妾姓俟。續訪竧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爲曾氏者。並非。公原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昴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翺鎭兩廣。允高劾其失政。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二年。槩考在京百官。翺已陞冢宰。以允高爲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去在昴以爲恕。今去昴一字。尙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及名臣錄。姑蘇志。則盛昴乃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建昌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左遷。非由王公考黜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橫

遭誣鑿。特爲辨之。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載墅談中。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無。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時。胡嶠陷虜記云。眞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不始於元世祖。

眞珠船卷之六

梁顥

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暴卒。年四十二。余按宋史。灝作顥。卒年九十二。非四十二。溯其登第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二十三。蓋誤以固爲顥云。

欒巴

後漢書。欒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謫永昌太守。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夫以已腐之人。而有再枿之理。且能子焉。此輩豈宜縱之閨閣中哉。

吏道贍仕

國朝由吏道躋贍仕者。若靖安況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尙初。泉州知府。高安賈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陝西參政。江西楊時習。交阯按察使。肅甯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友直。並工部尙書。德慶李質。刑部尙書。吳縣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尙書。南昌萬祺。工部尙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甯作我。爲郎憔瘦却羞郎。下句知爲元徽之會眞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乃知爲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並通。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爲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爲嘗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纂之。余近獲覩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爲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爲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婬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曩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惲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頴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彥伯張九齡裴敬彝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頴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閻記三禮義宗。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祕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衞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郗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述之以勉兒輩。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爲榷酤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淫鬬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

臥視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即爲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爲起。按晉書王湛傳。兄子

濟見牀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筆。稚子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欹案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欹牀。云如今倚牀。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檔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木製藤綳。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意欹案之制。或當不大殊。漢李尤有讀書枕銘。唐楊炯有臥讀書架賦。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慕滕竺法蘭。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譙東立精舍讀書。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故朱晦菴有武夷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石林精舍。眞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表傳。道士千吉。立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廬。得以專稱也。精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大宰碑。表精廬。妄啓南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敖也。敖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敖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敖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敖突入佑室。輒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敖徒德中來訃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敖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尙。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遘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叔元覽鏡顧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着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冥化妙微。忌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尙。又恆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夭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茗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樗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齋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荼毗之日。昇龕至淮河岸。時冰久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卽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

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閣黎今盛尙書端明自知爲養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俗因衙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淸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於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鈇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宜卽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

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忿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甯無僨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祇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民患不淺也。又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時弊。特詳錄之。

大臣處林下

朱彧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銃。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高齋謾錄王和父守金陵。王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林下乃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稱閣人字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荊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荊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荊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今有稱閣人別號者。荊公問

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礵香。洞冥記。金日礵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援此。有謂臭爲鮑魚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慍羝、腋氣也。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腋只用一半。葉元方平生苦此病。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絕根。余錄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徽宴蔬謔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薦福山上。杜子美詩。滮滮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鼠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沔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鼯饑民甚賴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夷堅志鄱陽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往莅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俗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已又入山督役忽暴病亟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吝人咸惜之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衞參將馬繼宗家舍人祿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甯甯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春鄜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座客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啖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

口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嚥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嶲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豫韋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領巾

劉績爲領巾爲唐製按北史隨文帝將廢太子勇乃語羣臣云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甯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剌元速之南卽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祕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據其說則當在甯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甯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州曰田州亦名定遠鎭牆中多枯骼墅談嘗疑其爲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卽統萬城也

懷遠鎭

甯夏志隋柳彧爲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鎭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

郡廢隸靈州爲懷遠縣無鎭之名柳彧傳云配戍懷遠鎭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囚之煬帝紀帝頓懷遠鎭受高麗降高麗遠在遼海東甯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鎭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也高陽卽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卽今山西之太原府彧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還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甯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卽使眞爲朔方之懷遠然彧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爲甯夏人也甯夏志先公所修爲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爲後人增損故訛誤頗多

眞珠船卷之七

裝潢

懶眞子錄云。唐祕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蘗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乎壙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榻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當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鮫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透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使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雪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撰之耳。尚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余咨禹。若謂之謚。豈得生而稱之。

馬踐楊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裠瘞道側。太眞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裠。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恭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制。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帶罟罟娘子十五人。聒碧窗胡婦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顧姑姑姑罟罟固姑。實一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黃金臺

道山清話云。予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云。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介之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詡。東園公姓圈。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公孫弘字次卿。楊王孫名貴。魏徵字玄成。柳公權字誠懸。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謝端卿。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幽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婦人行狀

畎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

集有建平王大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楪氈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仇池筆記。王中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耳長毛短淺含膿。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博物志所載略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靳王夫人

鶴林玉露。韓蘄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忠與兀朮戰。將十合。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兀朮潛遁。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元史。史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茲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

土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按晉書。九眞太守灌邃。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又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故爾雅有北戶之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淸塞。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爲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爲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髀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爲天地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實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之中。亦難底定。

天祿辟邪

大明會典。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人多不知爲何物。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麓。考工記。鳧氏鎛縣謂之旋。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瑞應圖。天麟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臨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膞。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域傳。烏弋有桃拔。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董逃行。麟辟邪。海內十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崆峒

崆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史記。黃帝西至于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雍錄在原州平高縣。卽笄頭山。酈道元云。大隴山異名。一統志。崆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余按莊子遊襄城。登具茨。自訪大隗事。與問道崆峒無涉。又鞏昌府西和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龍州。宣撫司。並有崆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崆峒巖。鴻荒之跡。不可究詰也。

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若建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虎皮。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崐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旣擬天。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剏於始皇。淮汴之漕。進士之科。皆剏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舉。皆剏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胡寅讀史管見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原本此中脫漏十九字）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凶吉。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

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是左袒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張浚傳

齊東野語。載澗上閒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遺刺韓忠獻事。又載遺蠟書疑鄙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判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困學紀聞云。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漢書疎略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略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之錄。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容齋未之考也。韻府羣玉。及異物彙苑。翰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

里。余閱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爲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爲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蟈蟖以翼鳴者。余睹蟬兩脅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欷歔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是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爲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

舟車輳泊。地稱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納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案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吭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略。黃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卽古之衙。壽光卽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眞珠船卷之八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荊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紫荊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荊爲尤重蓋居庸岩險易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取燕京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又云古今攻燕京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荊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圍幽州六月北歸留曷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曷魯等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實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太元年于司馬經略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荊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往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荊而居庸之守可略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若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鏁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紅橋

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孛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衞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進逼大同。孛羅復率兵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冀甯。由是觀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人防禦。如彼其嚴。尙不能守。況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視紫荊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往守。又遼德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既可由以出。彼豈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略。

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卽胡不遄死之義。尙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茂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筐篚。黃滔景陽井賦。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

七言詩始

王子年拾遺。軒轅時。甯封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的皪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滄海浦來棲息。吳越春秋。樂師扈子爲楚作窮劫之曲曰。王邪王邪何

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駭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惕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讒口能謗褻越采葛婦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兮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飢不遑食四體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喜我王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人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幾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甯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孔叢子夫子歌曰大道隱矣禮爲基賢人窴矣將待時天下如一將何之續博物志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琴操卞和獻玉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生遇王暗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太元眞經茅君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我壽盈帝若舉之臘嘉平史記項羽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據諸詩知七言成篇不昉於栢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噎雜錄葉廷圭香譜曹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聞爲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嚙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燥則成片爲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剌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烏鵲塡河

淮南子。有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塡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塡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烏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烏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麵二十觔。御馬監山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二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崔光祿傑說正德中若此。

寡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騎。破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郾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二百騎。遇小商橋。驟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首虜

衞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與羌虜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色誇張。以徼崇爵。深可愧也。

西翰林

刑曹多文士。故稱西翰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亳州薛蕙君采。儀眞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劉儲秀士奇。張治道時濟。王謳舜夫。崑山周鳳鳴于岐。開化方豪思道。都下蕭海于委。無錫顧可適與行。綿州高第公次。會稽沈弘道伯充。鄞縣葉應驄肅卿。莆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瓌奇。輩華藝苑。濟濟多賢。尙難悉舉。余時聯鑣接武。咸獲交承。離析忽三十年。喪亡略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溧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爲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齧指血。題詩橋柱上云。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遙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子。伯顏偏師狥台。臨海民婦王氏。被掠至嵊上清風嶺。齧指血。寫詩於崖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偸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卽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其年同。其詩又略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

者之異也。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illegible]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隘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爲縣人。故稱曲江公。又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東北九十里。亦並有曲江。

曹狀元

曹狀元名鼐。眞定寧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年中會試。廷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統己巳。沒於土木之難。

致仕半祿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甯齊仕坤以新河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廉勵恬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爾雅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李斯蒼頡篇及揚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謂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注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明帝紀詔曰安車輭輪供綏執授注以蒲裹輪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威術深蒲輪屢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賁巖穴皆虛載脂載轄既攻既堅經營草澤轔轢雲烟織而爲席臧孫不仁緝以成宮令尹非禮旁搜叢桂遠掇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斟酌張衡梁令瓚渾儀之制爲樓閣三層高丈餘中有輪軸關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眞神左撼鈴右扣鍾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

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渡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宮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元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鏤。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虛櫃。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橛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于座前。繫風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眞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

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云女記。里鼓車。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欹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冲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爲吉。余私謂卜人云。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閱北史云。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乾爲父。趙說比余爲精。顧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羊猪於神祠者。其來久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尚書綿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爲御史時。常騎驢朝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間。以薦爲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乃今迫不然矣。

簣齋雜著

陸珊撰

本館據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賈濟雜著

簣齋雜著

明　嘉善陸　坿秀卿譔

太極存疑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客有以太極爲問者予疏答之亦非以求異也尙竢請正於君子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而分之爲陰陽而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旣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卽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旣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沖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論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黃久菴尙書綰。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辨博。在南都日。予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古上字。仁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爲絕德矣。然亦可見黃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仁、而鄰切。心之德。炁之理。從人從二。元之轉注。蓋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或從二。象人與天地竝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地。竝立而爲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爲舊說。一一聲悞。古作忎。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人心之理爲意。亦作忎。從一一從心。一一、指天地以心同天地爲意。愚謂此卽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

忠賢奇祕

梁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禿髮逃禪以自誨。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鑿誰。知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韜爾猷爲。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

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皋。用以自默。就此龍韜。弋我虞日。重明麗霄。頹波莫挽。仰天以號。白覓晝見。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於水。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姦諛過此。寧不惕息。

松陽王生詔、遊治平寺。玩貝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得一蠹札。備載革除時出亡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異之。以其祕久而發之奇也。類爲序贊。題曰忠賢奇祕。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慎許可者。其言誠不誣也。

緡雲鄭禧宗慶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羣忠事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者矣。獨錄此云。

溼潤

常濱何侯 祉莅郡。有萬參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之一。其名以溼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溼潤亦六萬餘。而溼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濫也。欲爲畫一。令於平米外輸十一。繼守、刻核吏也。謂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吏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溼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浙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溼潤。非湖比也。乃自治文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爲抗己。督責愈嚴。閒以言侵侯。侯弗爲意也。因又陳之御史。爰達撫臺。咸如議。報罷。嗚呼。微侯深慮定力。幾一移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權宜耳。數十年來。賦至倍蓰。初意遂失。文襄周公之畫。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豈朝夕哉。侯於刻

害興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清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渤讀書臺後。鑿厓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文極恢張。末嘉靖我邦國。時正德己卯。今上猶潛藩服。後二年。入繼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阜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 琮 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典阜隸銀。沈謂典阜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人焉。尚書魏公 驥 都御史軒公 輗 是已。比予承乏是司郎中。先是。阜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一。不足。則責解戶增補傾煎。其撥送九卿堂上官耗數。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備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爲司馬時。常議革。予爲申明之。遇阜隸解至。即以原封分撥。不復收耗及責解戶傾補。尚書紫巖劉公 龍 猶有難色。惟侍郎峩峰潘公 珍 是其議。遂贊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至有遭詬詈者。雖予鄉人。猶不予嗛。利之能溺人也。豈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其風節槩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歷。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奉改歷元事宜疏。欲隨時

考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略曰。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十數年。至元授時歷。似爲精密矣。卽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朓朒。只在一畫之間。故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杪。極精極細。及至于半杪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杪。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

建炎敕

予家蓄有敕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靖公銑安撫兩河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飛逸。紙亦堅潤。

後題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璽識分明。意思陵手筆也。按宋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搆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年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上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河爲陛下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願因赦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秋七月。以王燮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當在此時。今觀赦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然宗李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姦。兩河重地。未幾盡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爲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力。復有不能。而此赦爲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爲扼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華殿進讀。餘以次填榜。未必經御覽也。御批、自永樂中曾棨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上一一詳覽。一甲俱御批。益以敕諭。幷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也。豐城人李璣、對策切直。讀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前。以尾卷備數。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讜言。以時務故。朕取之。然則上之樂聞切直。獎拔草茅。眞帝王至公無我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不能將順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爲問。李策不能盡載。大略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爲道四。曰公、儉、寬、敏。廣大而博之謂公。節制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已漸形。而不可不爲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未理。工作之興太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

四弊不去。臣不敢欺陛下。以爲果無所歉于仁藩封。則以支派日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于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妾御之數。諸不在五服限者。聽其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栝。工作。則以今西北之民。飢餓展轉。而東南困于征斂。且告竭矣。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焉奉行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于其閒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于盜。今陛下之民將入于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笞掠。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裸體笞掠。爲辱已極。仁人之所深隱。況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體天愛人。今天下姦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至往者諸臣言事失當。上干天怒。逐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亦欲忠于爲國。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則以在京之兵七十餘衞。分爲三營。正統閒。復有十二營之設。凡此皆爲強本計。邇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役。或又假空名以籠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以負甲者。至其番上之兵。則財盡于剝削。力盡于役煩。故地有警。非邊卒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邊鎭之弊。常推其故。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粮不時。朝廷寶惠。半歸奸猾之筐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則豪右呵遣奪去。從而掠之爲己有。夫兵者。將欲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鎭壓之。宜其辟譟而屢爲變矣。

兵不戢。而又何惑于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兵。必自強本始。願大釐此弊。簡能卒以歸農。愼清理以剔奸。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開田通鹽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廣。終之以正聖學。開言路。謂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虞于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翕受敷施。皐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願陛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之極。密愼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有不適于用者。亦姑勿究焉可也。正學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受。合人己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于以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策出入經傳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體。愛深思遠。實賈誼、陸贄、蘇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爲剿說雷同。近科如此絕少。第二名蜀人趙眞吉。其文亦甚爾雅。閒類西漢。一甲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爲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清。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有爲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辨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

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後爲詩以記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郭名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跡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埏。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沈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欲公爲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然聞廟筭之勝。而形便虛實則又烏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實司北鑰。旋復

謝病。行事無聞焉。故言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竊時名。蓋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望勞費。今欲截取復有啓釁邊方之慮。而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居民儲蓄。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師後門。今極單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溯河川、虜衝。須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建石墩數十。令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建昌營去燕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贊員。且掣肘。謂當重其事權。總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砦併入建昌。庶體統正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衞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虜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河沿之堡屯。常戍之兵。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招來商旅。期以塡實此地。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巡撫將臣二事。皆鑿鑿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效也。圖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疏密。一覽而知。蓋其從先襄毅公進在邊陲。幼則習聞。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渭魏公校。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小篆之譌。又參以大篆及擇于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之闕。亦一奇書也。徐豐厓謂其出己見強釋而不通者多。復摘其所釋字爲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諸人又易以隸

書而其義愈失書學不講世有述者然皆逐流忘源于斯書不敢復議遂使得以雄視百代顧彼凶穢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俱存而不知其實繁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于斯一以古文爲正刊落枝葉直探本根即不敢謂盡還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內工書之士使集長棄短修正諸經籍以見國家同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潮張公治尚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悉錄以備考

尚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

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

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

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

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
曰誥。則用制誥之寶。
曰敕。則用敕命之寶。
敷奬臣工。則用廣運之寶。
敕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勳衞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衞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衞。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撿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鎭。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真珠船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